



# 陳子晴

Dos Santos Chan Chi-ching, Seven

電影服裝指導

## 個人經歷

### ▲ 陳子晴 (Seven Dos Santos)

曾擔任廣告製作助理。2013 年進入電影行業，並選擇以電影服裝為志業。2017 年於甄栢榮導演作品《女皇撞到正》首次正式擔任電影服裝造型指導。入行至今，陳子晴參與了二十餘部電影製作。

2020 年，她憑《手捲煙》首次入圍第 57 屆金馬獎「最佳造型設計」。

### ■ 參與電影

| 上映時間   | 作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職位               | 出品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拍攝地     | 獎項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|---------|----|
| 2013 年 | 《喜愛夜蒲 3》(導演：錢國偉)             | 助理服裝指導           | 美亞電影製作有限公司<br>本地製作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| 香港      |    |
| 2014 年 | 《分手 100 次》(導演：鄭丹瑞)           | 助理服裝指導           | 中影寰亞音像製品有限公司<br>太陽娛樂文化有限公司<br>寰亞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| 香港      |    |
| 2015 年 | 《香港三部曲》(導演：杜可風)              | 助理服裝指導<br>助理美術指導 | 喜鵲傳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香港      |    |
| 2015 年 | 《壹獄壹世界：高登闊少踎監日記》<br>(導演：孫立基) | 服裝主管             | 中國3D數碼娛樂有限公司<br>太陽娛樂文化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| 香港      |    |
| 2015 年 | 《港囧》(導演：徐崢)                  | 助理服裝指導           | 北京真樂道文化傳播有限公司<br>北京光線影業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| 香港 中國大陸 |    |
| 2016 年 | 《同流合烏》(導演：雲翔)                | 助理服裝指導           | 藝行者電影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香港      |    |
| 2016 年 | 《三人行》(導演：杜琪峯)                | 助理服裝指導           | 銀河映像(香港)有限公司<br>寰亞電影製作有限公司<br>北京海潤影業有限公司 | 中國大陸    |    |
| 2016 年 | 《擺渡人》(導演：張嘉佳)                | 助理服裝指導           | 澤東製作有限公司 春光映畫<br>阿里巴巴影業集團有限公司            | 中國大陸    |    |

| 上映時間   | 作品   | 職位         | 出品公司   | 拍攝地                  | 獎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|--|------------|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2017 年 | 《狂獸》(導演:李子俊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助理<br>服裝指導 | 銀都機構有限公司<br>太陽娛樂文化有限公司   | 香港<br>中國大陸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2018 年 | 《歐洲攻略》<br>(導演:馬楚成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助理<br>服裝指導 | 澤東製作有限公司   | 意大利<br>中國大陸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2018 年 | 《古宅》<br>(導演:塗霆駿、麥浩邦)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助理<br>服裝指導 | 東方影業出品有限公司   | 香港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2018 年 | 《女皇撞到正》<br>(導演:甄栢榮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服裝指導       | 華娛有限公司   | 香港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2019 年 | 《花椒之味》<br>(導演:麥曦茵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執行<br>服裝指導 | 英皇影業有限公司<br>寰亞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  | 香港<br>中國大陸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2020 年 | 《聖荷西謀殺案》<br>(導演:潘源良)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助理<br>服裝指導 | 英皇影業有限公司   | 加拿大<br>美國 香港<br>中國大陸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2020 年 | 《手捲煙》<br>(導演:陳健朗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服裝指導       | 香港電影發展基金<br>創意香港   | 香港                   | 第 57 屆金馬獎最佳造型設計<br>(提名)        |
|        |  |            |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第 40 屆香港電影金像獎<br>最佳服裝造型設計 (提名) |
| 2021 年 | 短片《雪雲》<br>(導演:鄔浪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服裝指導       | 上海突燃影業有限公司<br>北京無限自在文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<br>海口青蘭視覺藝術發展有限公司   | 中國大陸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2020 年 | 《熱帶往事》<br>(導演:溫仕培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服裝指導       | 壞猴子(上海)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 | 中國大陸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2022 年 | 《如果有一天我將會離開你》<br>(導演:李互)                   | 服裝指導       | 華策影業有限公司   | 日本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2022 年 | 《失衡凶間》(導演:許業生、<br>陳果、馮志強)<br>[許業生導演單元《暗角》] | 服裝指導       | 寰亞電影製作有限公司<br>悅目映畫有限公司   | 香港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2022 年 | 《明日戰記》<br>(導演:吳炫輝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助理<br>服裝指導 | 寰亞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天下一電影製作有限公司<br>深圳電影製片廠有限公司 宏寰文化傳播有限公司<br>愛奇藝影業(北京)有限公司 上海華人影業有限公司<br>天津貓眼微影文化傳媒有限公司<br>北京萬合天宜影視文化有限公司 | 中國大陸<br>香港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待上映    | 《消失在老街的少年》<br>(導演:吳博平)                     | 服裝指導       | 北京海潤影業有限公司   | 香港<br>中國大陸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待上映    | 《裡應外合》<br>(導演:袁劍偉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服裝指導       | 英皇娛樂集團有限公司   | 香港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# 訪問文稿

張 蚊：說說你是怎樣入行的？

陳子晴：我有家人是做電影的。我那時候還在讀書，剛畢業後不知道自己想做甚麼，因為家人做電影，所以認識了一位阿姨，她說有個廣告要拍，想找一個 PA（製作助理），要我不如過去幫忙，就這樣接了第一個廣告，就這樣入行了。

張 蚊：那怎樣由製作助理去了服裝部呢？

陳子晴：是很有趣的一個契機。那時做的那個廣告是一班外國製作團隊，他們有個服裝指導，當時分身乏術，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他見我做 PA 比較有空，就叫我不如幫忙去買他們需要的東西，那我就去幫忙。他在拍完那個廣告之後，就介紹了我去下一部外語片的服裝指導那邊，於是我就做了服裝（助理），就是這樣。

張 蚊：之後你一直做服裝助理，做了一段時間。由服裝助理到服裝指導，其實也很不同，你要帶領很多不同的人，又要負責指揮、管理團隊。你怎樣面對這個階段的變化，以及怎樣調節自己的工作重心？

陳子晴：這段時間很漫長。我入行剛剛踏入第十個年頭，從自己做助理到現在做指導，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分別。可能就是因為由低做起，所以比較清楚其中的分工，所以到我自己真的做（服裝指導），在管理人手方面，我就比較不會那麼難去接手，我大概會知道誰比較適合做甚麼，以及甚麼時間做些甚麼，這些都是沒問題的，反而是怎樣調節自己的重心。

最近也有一個課題要面對，就是很多戲的資源很有限。我們做創作，可能有時一些想法會很大，現在就要學習怎樣在一些很有限的資源下，令團隊不會執行得這麼難。這是我最近在學習的事情，心態在調節中。

製作組：因為你的經歷比較特別，從 PA 轉到服裝部，其實做服裝助手時你是怎樣學習的呢？或者是有沒有師父教過你？自己怎樣學習的過程也可以分享。

陳子晴：每一個老師都教了我很多不同的事情，我也跟過很多老師，哪一位對我影響最大呢？我自己的啟蒙老師應該是阿叔（張叔平）。

製作組：可以說一些例子的，例如哪一部戲等等。

陳子晴：我說說阿叔對我的影響吧。其實我只幫過他一段很短的時間，但是他令我擴展了對電影的理解，不再局限於美術和服裝這件事上，他令我培養出對畫面的追求，或者說是他令我去學習美術和服裝對電影、對文本的影響究竟有多大。阿叔令我開始去 develop（發展）這件事。

製作組：是哪一部戲？

陳子晴：我和他相識是拍《擺渡人》（2016）的時候，我幫他做杜鵑和梁生（梁朝偉）的造型。那是一段很短的時間，但是我因此認識了他。阿叔有很多作品給我參考，當和他認識了之後，我知道了他對電影的理念，和我們只是做服裝設計的理念是很不同的。他的世界更宏觀一點，令我覺得我作為電影服裝設計的角色是那麼重要的。

張 蚊：你做服裝指導時和演員關係比較密切，在合作中你要令他們信任你，你要和他們相處和溝通，如果遇到意見分歧，你會怎樣處理？

陳子晴：很看那部戲本身，因為我覺得我的角色是去幫助他（演員）發展他的角色，所以我會妥協。例如我會和演員溝通，得知他有些甚麼意見時，我會吸收，再消化他的疑問，最後我也會找一個平衡點。我不會堅持我一定要那個作品是這樣就只能這樣，我也會很 compromise（妥協）。我會覺得自己真的是要幫助他入戲，我會令他在穿了我那套服裝後感覺到造型是能幫助他的，令他舒服為止。

製作組：服裝造型方面，怎樣可以幫助一個演員進入角色？你可以舉些之前那些戲的例子，例如哪一條裙子，她穿了這條裙後可以有得發揮還是怎樣。

陳子晴：我想是從細節上幫忙的。例如我做過一部戲，男演員對著女演員時的那個心情，可能是謹慎一點、拘謹一點的，那我就設計把他的衣服下擺掖進褲裡，會在這些細節上幫他，這個也是有時和演員溝通後得到的結果。

製作組：還有一件很有趣的事，因為我們問過很多服裝指導，知道現在拍戲經常有一些 sponsor（贊助），他們有些人覺得很困擾，有些就覺得其實也是好事，因為那部戲沒甚麼預算。你是怎麼樣的態度呢？或者你是怎樣和那些贊助（的品牌方）溝通，決定用還是不用？

陳子晴：我覺得是一半一半的。有時真的有些牌子是我未必想用的，或者我覺得那個牌子根本不適合那位演員或者不适合那部戲，在可以拒絕的情況下我也會拒絕。計算過價錢後，可能用很便宜的價錢買一些另外的東西會更適合，那我會很堅持的。因為有時很知名的品牌贊助，可能其實是一個困擾，所以這些我都會去商談。

製作組：有沒有甚麼例子？例如是可能贊助的那些衣服不適合但是可以選擇一條褲子等等。想聽到一些實際的例子。

陳子晴：我反而遇過一個是演員很堅持想要用自己的服裝，我去他家裡拿了一堆衣服來配襯，到最後我發覺其實太華麗，不太適合那個角色，所以反而最後是我說服那位演員不如用我們的服裝，我遇過一件這樣的事情。

製作組：怎樣說服的？

陳子晴：很困難的。造型完之後，大家看了整個造型，覺得其實好像會干擾了那部戲。（我會）跟他說：「你的東西可能太漂亮了。」像這樣不斷用一些很正面的字眼說服他。

製作組：所以你可能選擇先試完他想試的衣服，到時講解的時候也會給他看，「其實這個效果可能真的沒有我們之前的服裝效果好」。

陳子晴：是的，是的。

製作組：會選擇用這種方法？

陳子晴：或者會用一兩件單品，也會和他找一個平衡。

製作組：這個也是需要技巧的。

張 蚊：時尚和好看對電影服裝造型來說，你覺得重不重要？像我們經常是拍戲那陣子流行甚麼，但是那部戲可能一年後才上映，可能已經過時了，你怎樣平衡時裝戲裡人物的真實感和時尚感呢？

陳子晴：在我的世界裡面，我從來都沒有用過當下流行的東西放入戲內。因為我覺得，可能我接觸過的那麼多劇本裡，沒有一部是要走出來像一個 Fashion Show（時裝秀）。所以我通常都是從角色、文本出發，我不會被現時的時尚潮流框住我的創作。

張 蚊：我試過遇到一個演員說：「現在不流行這樣。現在流行那樣的，不如穿那樣。」你有沒有遇過類似這種情況？

陳子晴：有沒有呢？我遇過一些演員很想用某一些牌子，那我也會去找找那個牌子有沒有適合的服飾。人家出幾千款東西，總有一兩件是適合的，我會去找找看。

製作組：因為是名牌，還是他覺得適合那個感覺？

陳子晴：我想是他覺得那個牌子他穿上去會舒適。

張 蚊：從一個 concept（概念）的原始階段開始，你看完那個文本後，會有一些概念和意念，直到做 fitting（定裝）的階段，中間那麼多步驟，最困難的是哪一部分呢？

陳子晴：最困難的就是在一些很有限的資源裡面，（譬如）可能我買東西的那間舖裡，最貴的那件（衣服）是最漂亮的，但是我只能買最便宜的那些，很多時候都會遇到這些情況。採購的過程也是相當困難的，以及有時有些東西要拿回來加工，時間上很迫切，這些也都是很困難的。

製作組：但是從零到一的階段，你覺得這個過程你是享受的，還是覺得是最困難的一個階段？

陳子晴：我也是享受的，因為真的是看完文本由一個 concept 去創造那個角色，再去到 fitting，到做完的那一刻會有一個滿足感，我是享受的。

製作組：Seven（陳子晴）你好像是做服裝指導比較多？美術就沒有？

陳子晴：美術我只是在剛入行的時候幫過阿蚊（張蚊），以及有時有一些很低預算的、（製作）較獨立的戲，我會參與一些很簡單的美術陳設，但真的自己造景是沒有的。

製作組：如果一部戲有美學上的風格，你平時會怎樣和美術指導溝通？可以舉舉例子，例如甚麼搭配甚麼？

陳子晴：一般要看那部戲一開始我和美術（指導）溝通出來的調子，或者導演自己想要甚麼調子。其實我和美術指導的關係是超級密切的，我前年（2018年）在內地做的一部戲叫《熱帶往事》（2021）<sup>1</sup>，那個畫面其實是一開始我在找布料時就和美術指導一路配合的，例如哪一塊布放在哪一個景上會漂亮一點，其實在未拍之前，在我們籌備的時候已經有這個溝通了。

製作組：有沒有試過在現場，美術的東西和衣服撞色？

陳子晴：有的，經常都有，會立刻更換。

製作組：所以大部分都是服裝方面去更換？

陳子晴：多數都是，看哪一個會容易一點，即是在現場哪一個會比較容易協調。我想服裝上面會更容易一些，因為景的顏色，（譬如）那道牆的顏色，可能很難在現場改，但是換一件衣服是比較容易達成的。

張 蚊：你之前也做過很多文藝片，你的興趣是不是在這方面？還是在未來你也會想接一些不同類型的戲呢？

陳子晴：我甚麼類型都可以的，不過文藝片是我自己比較喜歡，但是不同類型我都可以（做）。

張 蚊：有沒有甚麼戲種你是很期待的？

陳子晴：科幻的東西，覺得有很多創意可以加進去；或者年代戲，其實我也做過，但是穿插很多不同年代的東西（就沒有），例如從三十年代到現在，每個年代都可以玩一下，這樣也很好，我也想試試。

製作組：舉一個作品為例，你遇到過的最大困難，但是又完成了。有沒有一些像這樣的例子？

陳子晴：有的，《擺渡人》，可以說嗎？最深刻的事是在拍攝途中，我們那時候拍夜班的酒吧戲，凌晨四時導演突然說第二天我們要拍兩百個群眾，冬天拍夏天戲，但是只給我八千元去買東西。八千元除以二百人，一人只有四十元，每一個人從頭到腳（的服裝）都要買，我覺得最後能夠完成是一個壯舉。

製作組：現在是不是有「淘寶」會好一點？

陳子晴：「淘寶」？現在說的是凌晨四時（突然提出要求），去到下午二時要拍攝，「淘寶」是來不及的。我試過有一次，那次也是在內地，突然間要加東西，最後是在「淘寶」找到一個賣家有，然後直接約了去他家裡拿。不過現在應該很難了，我說的是幾年前在內地可能還可以，我不知道現在還可不可以。

製作組：說起「淘寶」，我們談談做資料搜集，不同的戲你會怎樣做資料搜集？

---

<sup>1</sup>《熱帶往事》：由寧浩監製，溫仕培執導的內地犯罪劇情電影。該片是「壞猴子 72 變電影計劃」（新導演搭檔資深電影人）作品之一。拍攝於 2018 年，於 2021 年上映。陳子晴擔任服裝指導，美術總監為張兆康。

陳子晴：不同的戲有不同的參考，資料的來源是很不同的。例如我做文藝片，可能真的會在街上看那些人是怎樣的，但是如果做一些比較時尚的東西，我可能上 Pinterest（網站），或去看一些時裝秀，有很多不同的資料來源。

製作組：那麼平時呢，平時怎樣吸收營養？我也問過很多人。

陳子晴：吸收營養？你是說找靈感嗎？

製作組：是的，或者說平常在美學上怎樣豐富自己或者提升自己？

陳子晴：其實我沒有特別很確切地去做一些甚麼，來建立自己的美學世界觀。因為我是一個很敏感的人，我對身邊的東西很敏感，我是靠（觀察）平時在街上遇到的人，或者是對身邊經過的東西會很留意，然後記下來，看看怎樣套用在作品上，我多數都是這樣。

製作組：有沒有甚麼例子？例如之前在深水埗見過這樣的人，然後在哪一部戲裡用他的造型，有沒有這些例子呢？

陳子晴：有，其實《手捲煙》（2020）就是這樣。當時因為我們很早拿到劇本的時候，就知道它是圍繞著重慶大廈、南亞裔人、黑社會，在開頭一段時間我是真的去了重慶大廈，去拍那些南亞裔人，我亦真的在九龍城和廟街拍了一堆真的會在果欄那邊出入的黑社會，是真的這樣做了一些（資料搜集）。例如白只和 Ben Yuen（袁富華）（所飾演的角色），是真的有一個原形人物（作為參照）建立出來的。

製作組：可以再說一下《手捲煙》，《手捲煙》全部都是男性（角色），只有一位女生……

陳子晴：即是稅潔（女演員）。

製作組：面對這些全部都是男人的戲，你有沒有甚麼創作上的概念和想法可以分享？

陳子晴：我就真的是去視察民情，真的去了這部戲拍攝的地方去看那些人，去感受他們的穿著技巧、質感。真的去了那裡看，然後拍了一堆相片回來，發現原來是這樣的，原來他們真的是這麼亂糟糟的，這樣地道的。因為全部男人也是難控制的，你要在……

製作組：黑社會的那個團體裡可能有五個角色，（造型設計上）怎樣區分這五個人？

陳子晴：那時候我們也有很多參考，例如有台灣的黑社會，我們就去看不同的新聞，看台灣黑幫的新聞，拿他們那些真的素材去設計。例如台灣的竹聯幫，我最後在做太保（張嘉年）的角色時，是真的拿了竹聯幫的概念放進他的造型裡。

製作組：可以講解一下不同地方的拍戲經驗，內地、日本都可以，和香港有甚麼不同？

陳子晴：有些甚麼不同？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在加拿大的那一次。

製作組：是哪一部戲去的？

陳子晴：那時候（2017 年）做《聖荷西謀殺案》（2020）<sup>2</sup>，去了加拿大兩個多月，對我來說是一個災難。因為那時候同期在加拿大，有六十七個劇組在拍攝中，我們是很後期才去的，所以我們在那邊請到的工作人員是比較參差的，可能是剛剛入行，或者根本不是做電影的人，當地沒有甚麼人真的能幫忙。那時候是真的很辛苦，加上加拿大人很悠閒，他們五點就走過來說：「我很累，我要下班！」真的有一個助手是會這樣走過來和我說他要下班了。

張兆康：不止是五點說要下班，下午逛了一間舖，兩點我問「你在幹甚麼」，然後他說「I'm tired（我很累）」。

陳子晴：是的。

製作組：那就要讓他離開了？

陳子晴：就要讓他離開了。因為他們是工會的人，他們真的有一個條文是，好像超過十二小時還是九小時就要讓他們下班。所以那部戲很辛苦，由跑出去買東西然後回來改，到跟現場，都是我自己。有一個服管（服裝管理），但他不明白香港人的節奏，因為其實是整隊香港攝製組過去（加拿大），香港導演、香港攝影師，所以那是超級緊張的。

製作組：你有沒有帶助手去？

陳子晴：我有沒有帶助手去？我忘記了，讓我想想，好像沒有，服裝只有我一個人。

張兆康：沒有，Ceci（霍佩詩，美術指導）和你而已。

陳子晴：是的，但是 Ceci 造景，完全不關（服裝）事。

製作組：香港電影人有甚麼優勢？好硬的問題……（笑）

陳子晴：香港人的優勢就是，我覺得大家處理「爆鑊」真的是很不同，對現場突然間的「爆鑊」，香港人應變超級快。以及香港地方始終不大，很多舖可能開到很晚，或者像「衣常足」<sup>3</sup>的玲姐（甘碧玲）那些，他們真的很幫忙，有甚麼事立刻打電話給他們，叫她（甘碧玲）開門幫忙。這些事在香港才做得到，去到外國是沒有可能的，即使是日本或加拿大，都是沒可能的，人家不會理會你，關門就是關門，即使當地人去求他們開門（也一樣），那個文化就是不會那樣幫你。

製作組：提到「衣常足」，想請 Seven 說說「衣常足」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？因為我們這一次就很遺憾訪問不到她（甘碧玲）。

陳子晴：是一個寶藏，我覺得是功不可沒的。尤其是年代戲，（「衣常足」）可以幫到很多人，能提供很多選擇。有時候某件衣服可能未必適合用，但是那件衣服基本上在外面是不會買得到的，她（甘碧玲）可以把衣服給你拿去

---

<sup>2</sup>《聖荷西謀殺案》：由潘源良執導的香港懸疑電影，改編自莊梅岩同名舞台劇。該片拍攝於 2017 年，於 2020 年上映。陳子晴擔任助理服裝指導。

<sup>3</sup>衣常足：即衣常足服飾供應有限公司，由甘碧玲於 1999 年創辦，提供服飾租借服務予影視及廣告拍攝。起初舖位只有一千五百呎，期間她持續從相熟服裝指導中得到服飾餽贈，或以相宜價格購入，服裝數量不斷增加。2014 年舖位遷至現時觀塘四千餘呎單位，收藏衣物數萬件，是香港碩果僅存的戲服租賃公司。



做一個樣板，然後你再在這件衣服上加工，或者修改成第二件。（「衣常足」的）收藏量太多，很多很多，去到那裡基本上一定會有收穫，然後是真的可以有所幫助。

製作組：「衣常足」是一個租戲服的地方。我不知道那邊原來可以給你一個樣板然後加工。

陳子晴：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例如我要造一套六十年代的（服裝），那套服裝的尺寸可能不合我的演員，那我就可以參考它那種布料，或者參考它的剪裁，從而有一些改變。現在其實在街上沒有辦法找到一間舖賣六十年代的東西，但「衣常足」就是一個這樣的地方。

張 蚊：香港的特色民間傳統技術、工藝材料，有甚麼技術是你覺得應該要傳承下去呢？

陳子晴：技術？拍菲林不算吧？拍菲林不只是香港。

製作組：你可以看看服裝方面的。

陳子晴：我想是布料吧，剛才沒有說「棚仔」<sup>4</sup>（欽州街小販市場），那是一個不可以消失的地方。因為「棚仔」的布料，大家都知道是一個可以即場剪、即場有的地方，我很不希望他們被逼遷然後消失，很希望他們能夠繼續留在那裡。

製作組：也可以介紹一下，因為只有我們知道，可能有很多人都不知道「棚仔」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。

陳子晴：「棚仔」大約有二千呎……確切有多大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它有十幾、二十間「排檔仔」，有很多現成的布料，不會說你一定要剪五碼或者要訂大量的貨，例如我們可能只是需要補衣服的一個小角，那我只是買一碼，他們可以立刻給我剪一碼，以及價錢相對不貴。另外那裡有各式各樣的布料，可以找到最普通的棉布，甚至黑膠綢（香雲紗）也有，庫存量也很多，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東西都可以在裡面找到，是另一個寶藏，布料的寶藏。我覺得那裡有一種人情味，因為「棚仔」的所有老闆都是一些……基本上不需要你自己在那些十個檔口慢慢找，（例如）你告訴他想要一種綠色的甚麼布，他會立刻幫你找，然後給你挑選，是很能幫忙的。

製作組：聽說現在深水埗也慢慢……（陳子晴：沒落。）變成了文青區。

張 蚊：（「棚仔」）過兩個月要搬了。

陳子晴：是的，我知道。

製作組：那麼平常服裝指導去逛的地方，除了各大商場，還會去深水埗、「棚仔」，還有沒有其他地方？

陳子晴：視乎那部戲的，大商場，深水埗、旺角……旺角又是一個有很多東西、很多資源的地方，由便宜到昂貴都有。其實全香港都會去，赤柱也會去，趕著買東西的時候真的甚麼地方都會去。

---

<sup>4</sup> 棚仔：欽州街小販市場，又稱為深水埗布藝市場，俗稱「棚仔」，位於深水埗荔枝角道 373 號，是香港目前碩果僅存的布料集中地，亦是設計系學生、成衣生產商、自家製衣女性及手工藝愛好者常到之地。布販之貨源往來來自於大廠商用剩的零星布料，令小量布匹售價便宜，可即時買到現貨，又有很多獨特選擇。小販市場早在 70 年代開始有布販進駐，全盛時期共有一百九十多檔經營。其後政府停發小販牌，而棚仔亦經歷了多次政府收地風波。2015 年布販和義工成立了棚仔關注組，關注政府收地。

張 蚊：你對香港電影服裝行業的現狀有甚麼看法，以及對未來有甚麼看法？

陳子晴：暫時在這一刻，我是樂觀的。好像最近有很多新導演都很進取，即使是在很低預算的情況下，也都能去開一部戲。另外我覺得現在的戲種其實相對多了，現在大家可能都會找不同的題材，在服裝或者美術設計方面，大家發揮的空間其實是多的。如果可以維持這個現狀，大家可以建立起本土有一個電影經濟圈，我覺得是一件好事，我也很寄望不斷有不同類型的導演出來。

製作組：你之後接戲的標準是怎樣，或者有沒有喜好？例如你是更加喜歡和新導演合作，還是想和一些前輩、資深的導演合作？

陳子晴：我沒有所謂的，我覺得永遠都是一種契機、際遇。如果他會找我，可能是欣賞我某一方面的品味或者甚麼，我也會合作，不會特別去選擇。

製作組：你覺得甚麼是最重要的？例如那部戲可以發揮，自己可以創作很多東西，還是可能你和導演能夠溝通是最重要的？

陳子晴：即是拿甚麼來做標準？（製作組：對。）我沒有考究那麼多，我不會是能讓我發揮的戲才做，不是的。因為不能讓你發揮，其實也是一種發揮，做一些很平實的東西也是很難的，你要怎樣控制那些東西，要很貼地，這個也是一種考驗功力的事情。所以我不會很抗拒，亦都不會特別選擇甚麼類型來做，基本上所有東西我都會去看。

製作組：有沒有甚麼類型是一定不會接的？之前有人說過三級片，有人說過其他的戲。

陳子晴：可能鬼片吧。

製作組：鬼片？我們一起做過一部鬼片<sup>5</sup>。

陳子晴：我是真的害怕，以及鬼片要做很多特技化妝，我看到那些……

製作組：《殭屍》<sup>6</sup>……

陳子晴：對，前輩（指張蚊）。我也做過一些死屍妝，做的那一刻是不害怕的，找參考資料的時候最害怕，因為要看一些真的東西，那一刻是真的會害怕。如果真的要做的話，也沒甚麼的，但是如果有一部鬼片和一部文藝片，我會傾向文藝片。

張 蚊：最後是你最期待的一個問題，如何平衡家庭和事業？未來是否還會以事業為重呢？

製作組：大家（即陳子晴與其丈夫二人）都做這一行，你又剛剛生完小孩，兩個人都是做劇組工作的，好像電影界也有很多是這樣的（夫妻檔），事業和生活會有甚麼不同嗎？

---

<sup>5</sup> 製作組李雨珊曾與陳子晴共同參與製作了電影《女皇撞到正》（2018），是一部以鬼為題材的港產喜劇電影。陳子晴擔任服裝指導。

<sup>6</sup> 採訪者張蚊曾作為美術指導參與製作過電影《殭屍》（2013）。

陳子晴：我現在的考量的確是多了，我以前可能是一有時間就繼續做，但是現在我會給自己一段時間休息，可能會在衝了三、四、五個月之後，留一段時間在家裡，甚麼工作都不接，以照顧孩子為主。這個考量我以前是沒有的，但是現在我真的會想在家庭和事業之間取得一個平衡。

張 蚊：你最滿意自己哪一個作品？

陳子晴：《熱帶往事》，因為《熱帶往事》是我相對比較多時間去籌備的，我花了三個月時間去籌備，所以是充足的。我由很早，第一次見導演，到拍攝的那三個月裡，不斷改，試完又改、試完又改，直到真的走進鏡頭裡面，在畫面第一次看到（成果）的時候，那個滿足感是很大的。《熱帶往事》是我最喜歡的一個作品。

張 蚊：我想看。

陳子晴：我也想，好像就快可以看到了。

製作組：籌備了這麼長時間，有三個月？

陳子晴：其實是沒有的，本來談好是兩個月，但是因為最後導演自己推遲了開鏡，所以就「騙」多了幾星期。

製作組：導演本身也是新導演，可以大概說一說你們在創作方面怎樣達到一個共識？

陳子晴：真的是談了很多次，直到拍攝的時候還在討論，我每一天都要跟現場。新導演都有一種貪心，甚麼都想要，甚麼都想試，因為是第一次合作，大家的信任是慢慢建立起來的。也有很多次「錯摸」的，但是最後可能因為演員也舒服，又是一個很風格化的故事，所以最後導演就覺得，最重要的還是我們設計出來的東西能令演員信服，走入鏡頭後能讓人感覺戲中的世界確實建立起來了。不單只靠我，還要有攝影加美術配合，大家的合作構成了一個很漂亮的畫面，那就可以了。

製作組：因為現在香港（出現了）愈來愈多新導演，我也看到很多美術指導和服裝指導在面對著這個情況，你有沒有甚麼經驗可以分享？比方說我和一個從來沒有做過導演的人第一次合作，你有沒有甚麼「貼士」（建議）可以分享？是給（導演）多一點選擇，或是多給點參考？

陳子晴：Tips（貼士）我是真的不敢說，因為我覺得這取決於那個人的性格，是有很多東西加起來的。幸好我遇到的導演都很願意直接告訴我他想要甚麼，或者是我給他一些東西後，會很直接告訴我不如我們怎樣改。他們很願意溝通，我覺得溝通是最重要的一環。例如他明明覺得那個東西不對，但是他又不想、不願意說，或者可能怕加重我的工作量，所以他不說，最後他自己可能不滿意，這個可能會有影響。所以我覺得溝通是很重要的一環，看大家願不願意打開來說。

製作組：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困難的，你好像要先和他做朋友？

陳子晴：也不是的，在公在私都可以溝通，不斷問而已，不斷追問他。我會問：「導演，是不是真的 OK（可以）？」我會問的，「你覺得還需要改嗎？」（諸如此類），如果我有空間改，我都會給他提供這個選項，告訴他「我真的有空間改，你有甚麼想法儘管跟我說」，我是會這樣子的。

訪問日期：2021.10.22